

单身女

现代女性随笔精品系列

单身女子

刘亚丽·李霞编

手记

为什么不结婚
好女也愁嫁
单身女人如是说
孤独的感觉
寂寞的滋味
爱情的诱惑
婚姻的陷阱

海天出版社

从容的真实与 凡俗的美丽

——《现代女性随笔精品展》总序

李 震

编这套丛书的冲动完全是起于不经意中的一个有趣的念头，那就是对作为人类的女性与作为文体的随笔的类比。

那是在一个慵懒的午后，躺在沙发上自由阅读时发生的一个偶然而散淡的想法：文章中的随笔不就是生活中的女人吗？——轻松、随意、信马由缰；而生活中的女人不亦就是文章中的随笔吗？——自由、真实、美丽自如！如果女人写随笔不正像她们逛商场、织毛线、吃零食聊天描眉涂口唇一样自然而然、自得其乐吗？于是便开始有意识翻阅各种话题的女性随笔，竟发现那果然是一个自然、真实、从容而又美丽的世界，既没有空泛的宏论，也没有无病之呻吟，更没有刻意之虚构，让人在从容而舒缓中见出勇敢而执著的真实，在人间烟火的凡俗和琐碎中看到细致而和谐的美丽。那是女人们清闲寂寞时的自言自语、伤心委屈时的哭哭啼啼，是赏心悦目、自得其乐时哼出的小曲儿，是爱的细节和生活的情节中悠然浮现的梦幻和思索……

于是便认定了随笔是属于女性的，女人大抵都是随笔式的，人们了解女性、认识女性、研究女性最好是通过她们所写的随笔。如果说诗歌是女性灵魂的自白的话，那么随笔则是女性灵魂与肉体、精神与外在世界的对话。随笔状态中的女性比诗歌状态

中的女性更完整、更自然、更接近真实。

由此便产生了编一套女性随笔精品丛书以呈现我们时代最真实的女性和女性最真实的心灵与生存境况的想法。

无巧不“成书”，想法产生后的这个秋天，几位在不同出版社供职的朋友先后约请我们编纂一些有关女性的书，目的是为了向 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献上一份厚礼。

于是，这套书便应运而生了。

随笔和女性都是不讲规矩、格式的，但书却要讲。书，需要封面装帧，需要版式设计，也需要有篇约定俗成的序言。而我也乐得借此俗规谈谈对女人、对随笔的一些看法。我之所以在那个慵懒的午后产生类比女人与随笔的念头，恐怕也正是由于这些看法。

记得亚里斯多德说过这样一句话：女人之所以是女人是由于某种缺陷。依我陋见，这种缺陷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理性能力的欠缺；二是体力之不及男人。正是这两方面的缺陷决定了女人的所有的不足与所有的优长，决定了女人成其为女人的原因，决定了女人在人类历史和社会中的地位 and 命运。体力的不济使她们最终只能屈从于男人，同时使她们在与外界的关系中处于被动的、从属的地位，并且成为被保护的对象和自我守护者；理性能力的欠缺使她们成为一个纯粹而灵敏的感性实体，或曰非理性实体，而对外在秩序、对逻辑与概念失去了天然的兴趣和关怀。这种非理性本质决定了女人具有远比男人强大而敏锐的直觉判断力、情感世界和艺术感受力，譬如人们经常谈论的，爱情是男人的一半却是女人的全部，女人对爱情是全身心的投入，随时可以为爱情而牺牲自己，男人则不同；譬如，女人从事艺术创

造或欣赏艺术作品往往是设身处地式的，而男人从事艺术或欣赏艺术作品则多半是在自娱、品评或游戏；再譬如，在司空见惯的家庭冲击中，妻子们往往自己不讲理，也不愿接受丈夫讲道理，只有通过充分的宣泄、哭闹或者最多让丈夫做出某种哪怕是表面的姿态，不管其合不合理也就破涕为笑了。

理性能力的欠缺和直觉与情感的发达使女性成为审美的实体。女人因美而生，为美而生，女人对美的维护和捍卫不逊于男人对尊严与权力的坚守。因此女人先天地守护着一份洁净和美丽的本性，无论天姿如何，亦不管是否为“悦己者容”，女人总是要洁其身，美其容的，这是她们的本能。有朋友介绍女监生活时说过，不少女犯在牢房中仍坚持用烧过的火柴梗为自己描眉，没有镜子，不惜俯身于污水缸、马桶都要对照检查自己的美丽程度。过去从电影和小说中看过女共产党员在英勇就义的前夕都要理好头发、整好衣才走上刑场。作为女人，她们誓死要给世界留下一尊美的形象。即使现代女性，仍不惜忍饥挨饿地减肥、健美，倾家荡产地购置服饰，割皮掉肉地美容。可见追求美、实现美的价值是女人命中的事业。

理性能力的缺失使女性成为真正专注于自我、专注于内心世界的人。女人似乎天生地对外界缺乏兴趣。她宁愿失去全部的外在世界也不愿放弃一个梦境。可以这样认为：在外形外貌上，女人是这世界最精致最高级的形式，而在内心世界中，女人是这世界最丰富最生动的内容。女人从事艺术向来是藐视形式和技巧的，因为她们丰富多采的内心世界本身便是任何形式所要抵达的极境。

西蒙波娃说过这样的意思：女人是被造就的，而不是天生

的。然而生物意义上的女人则是任何一种历史文化都造就不了的，正是生物意义决定了亚里斯多德所认定的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的那些缺陷。所以不管女权主义者如何走向了男权社会的另一个极端，我都认为，女性再翻身解放也不意味着去填补自己的这些缺陷而将自己变成男性。男性的宽容与男权的削减，乃至男女的平等，也不意味着男人应该去与女人交换性别，而只能是尽力地为女性创造自由发挥自己优势的可能。事实上，现代女性已经充分地占有这些可能，并且有效地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尽管在中国尚未兴起正规的女权主义运动，但是目前世界最能够以柔克刚、最阴盛阳衰的地方恐怕要算是中国了，不管是女性优长、亦或是欠缺的领域，中国女性都表现出很强的势头，看来真的要应验“21世纪是女性的世纪”这句危言耸听的预言了。

由于职业的习惯和这套丛书的编纂，更使我从具体的细节中看到了中国现代女性的走向成熟和日渐崛起。

1949年以后，中国女性的翻身解放是举世瞩目的，其主要标志在于全面职业化和社会角色的确立，一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号召，使中国的妇女解放启始于国家上层建筑和最高权力机构，而落实于经济、政治等社会的各项权利与义务之中，从1949年以来中国各社会角色的发挥来看，妇女的社会角色的发挥甚至超过了男性，妇女担当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远比男性重大。然而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中国女性的性别角色却严重被忽略，女性的性别角色长期被掩盖在社会角色之下，这一事实的话语标志便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由此便导致了全社会性的性别差异的抹煞。女性爱美的本性和丰富多采的内心世界以及直觉与情感的优长不仅被剥夺了，而且被男性同化了。女

性在体力上承担了甚至比男性更重的劳动,同时被终止了一切装饰,不管是工农,还是商学兵一律男女同服,更有甚者,几乎所有的情感生活都被指斥为资产阶级情调的生活方式。如此这般,女人的优势被扼制了,她们所发挥的大多是她们力所不及的欠缺之处。

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女性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角色开始觉醒并得到倡导,然而很快便被发展成为一种女性造神运动,盲从式的性解放和打破家庭的呼声,以及女性创造世界与主宰世界的神话成为80年代中国最激进的现代女性的宣言与目标,并且在文学、尤其是在诗歌和美术中掀起了女性神话的风潮。这一女性造神运动为中国现代女性树起的性别角色实际上是一尊可望不可及的女神,而不是真实的活生生的女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挥霍、耗竭了女性的性别优势。人们只能在诗歌和美术作品中去领受女神的威力,而在现实生活中却造就了一批狂热、盲从、虚无的女人和一批闻“开放”而丧胆的保守女性。

如果说,80年代中国女性的性别角色是诗意化的女神的话,那么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的性别角色正在向随笔式的女人过渡。90年代以来矫往过正似的懒散、慵倦、从容、凡俗的随笔姿态,正是中国女性精英们有意识地将女神推向人间烟火的努力,她们正在从随笔的情调中找寻一种自然、真实、活生生的女人,那是一种健康的、成熟的女性角色,只有在这样的角色意识之中,女人才能够正常地、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才有希望以一种崭新的角色走入21世纪。

这,便是这套丛书的最原初的动机。

编 者 简 介

李 震,文学硕士、文艺批评家。1963 年生于陕西,曾在海内外发表理论批评、诗歌、随笔及专著近百万字,文章被收入海内外多种书刊,并多次获奖,曾历任大学文学教师、文学理论编辑和两家杂志的主编,现为陕西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刘亚丽,女诗人,散文编辑,1961 年生于陕西,曾在《诗刊》、《十月》、《人民文学》、台湾《创世纪》,美国《一行》等海内外上百家报刊发表诗作 300 余首,有诗集《生命的情节》等出版,诗作被收入多种选集和辞书,并多次获奖,1993 年被某刊评选为全国十佳诗人之一,1994 年获人民文学诗歌奖,现为陕西作家协会会员、《美文》杂志编辑。

目 录

总 序	1
-----	---

第一辑 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

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杨姿	3
舍不得嫁人/潇雨	8
嫁不出去的姑娘/凝子	11
为什么不结婚/潇潇	16
也许有一天我会出嫁/冰洁	19
不如嫁了/格儿	21
好女也愁嫁? /杨德晴	24
一个未婚女强人的自述/姚轩	26
独身女人如是说/姚瑶	31
终于嫁掉/李健	34

第二辑 为单身的日子喝彩

为单身的日子喝彩/雨桐	39
单身女人的故事/梅子	42
一个小女子的风度/文润	48
一旦拥有,别无所求? /邵静	50
寡不敌众/梅绍静	53
珍惜独身/钟凡	55
与唐同居一室时/孙艳梅	56

走过失恋/星婷	61
相亲专家/张枚	63
我家的“单身女子乐园”/尘封	66
独身女人的台阶/心月	67
我与征婚启事/颖颖	70
谁敢不结婚/张越	72

第三辑 一个人的风景

一个人的风景/映儿	77
单身女贫民/汪洋	81
孤独/匡文留	84
钥匙/匡文留	86
做夫人之难/刘普艳	90
无人倾听/燕燕	96
一人世界也匆匆/丹姬	98
深夜的安妮/岫子	100
寂寞此夜风/周燕妮	103
独居的感觉/郭大梅	106
孤独的生日猫/远星	108
小屋失窃/凌玲	112
做一个独身女人/冰儿	115
一个人的家/汶玉	119

第四辑 梦想美丽的日子

梦想美丽的日子/王晔	125
活着,你一定会为我说/谢燕南	130
亲爱的,你要这样/黑雪	134
我不能做你的太太/孙蕴	137
我的情人不要像爸爸/张彤	141
“潇洒”安魂曲/匡文立	144
独处的启示/张云梅	147
愧作女人/裴枫	150
只为那分情感——写给失恋的朋友/留萋	153
脉脉此情谁诉	
——单身女性访谈录/王志宏	156
五位女性的“独立宣言”/徐萍	163
对话——致一个人过日子的人/棕树	166
编后记	169

第一辑

· 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 ·

我孤零零地走；
午夜的路
从我的脚延伸出自己；
当我眼睛闭合
周围做梦的屋子都突然消隐

——美国女诗人
西尔维娅·普拉斯

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

杨 姿

小妹常笑我，嫁不出去。

我不服。揽镜自照，虽谈不上水目星唇，可也秀气端正：一笑，也能寻出几分纯情，诱惑个把男人估计没问题。这样的女子会嫁不出去？于是，得意洋洋坐等嫁出去的那一天。

可等到 28 岁，身边的男孩子都贴上了别的女人的标签。父母望我的眼神溢满了担忧，仿佛他们生养了个怪物。自己也感觉真的就嫁不出去了。

大妹的恋爱已谈了两年。

大妹说，她绝不允许老刘家有大麦未熟、小麦先熟的恶例。我着实紧张，紧锣密鼓地要谈恋爱，搭讪着有事没事地总往旧日的男同学、男朋友、男恋人家里钻，特别是那几个我曾拒绝过的“傻男孩子”，也许，真能寻出个把个非我不娶、十年如一日的情君子出来。结果当然很失望。那些当初鼻一把、泪一摊屡次示爱的“傻男孩子”一下子就长大起来，个个是拥妻而迎，而那妻子们自我感觉分明不差。后知我仍待字闺中、云英未嫁，嘴里说：“别挑了！别挑了！”那眼睛分明放射着：“哼！你这样的女人也能嫁出去？”的电光。

男人真是没有好东西。

众姐妹见我垂头丧气、毫无进展，于是集体动员，按我在竹椅上研究分析，结果一致认为，我的自身魅力不够。为了改良底片、她们将我的两只纯情的单眼皮涂成了大黑洞。我抗议：“这根本不是眼睛，是陷阱！”我的名唤雨的小妹得意洋洋：“要的就是陷阱，没有陷阱，男人们怎么能掉下去？”名唤雾的大妹将我的小瓜子脸刷成了鼓鼓的白面袋，且宣称：“一白遮千丑。”我心说：“我一点不丑。”大姐更狠，干脆将我十年如一日的“清水挂面”烫成了乱鸡窝。她们打量着自己的杰作，仍不满意：“外表还凑合，骗一二个男人没问题，可根本问题是要根治你苦渗渗的感觉。”“没有男人愿意娶一张棺材板的脸，放在家里天天看。”“要笑，要艺术地笑。”“像演员那样笑。”“像蒙娜丽莎那样笑。”众姐妹一齐教导我。有着一对外国式的大酒窝的大妹扬着公鸡脖宣称，她的男朋友就是被她举世无双的微笑一次性俘虏的，并示范性一笑，硬逼我学。可是我已经不是我了。我是一个鼓鼓的白面袋，上面竖着乱鸡窝、下面是两眼黑咕隆咚的陷阱。我笑不出来。还是我的小妹善良：“改变自己是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给她点时间，让她慢慢来。”

等了半年，仍旧没能骗赢半个男人。大妹见我的白面袋和鸡窝头毫无作用，焦急地扯着我新生的“清水挂面”发出最后通牒：“再给你最后两个月。”我那个高大的准妹夫猴急得像火烧了屁股，看我的眼睛布满了焦虑和怨恨。嗨！谁让我总是耽误人家的新婚之夜呢？

最后两个月。

走在大街上恍恍惚惚地直盯着男人看。总在想这个男人是不是成了家？不会的，看他那个二等残废的狗熊样，没有女人会

喜欢他。那个男人一定是王老五，他把头发擦得亮眼，准是用来诱惑女孩子的。这种男人先应急还勉强凑合，长期使用不保险。看报纸也一改过去先挑影视明星研究的老毛病，看上了征婚启事。看完了还仔细地比较，这个男人、那个男人的在心里掂量来掂量去……同事们都说我变了，追问哪里变了，却笑眯眯地不答。问急了，一个男同事眼望着窗外说：“你变得色迷迷的，我们都不敢看你。”妈呀！

在我的“嫁娘被”作好后的第五个年头，大妹在大妹夫的甜言蜜语下宣布结婚。新婚那天，我特意刷了个大白脸去讨好新娘子，以减轻大妹因我迟婚的罪过。新娘子皱着眉揪着我的直发说：“姐，‘清水挂面’下配一张小白脸，你简直就是《聊斋》里的女鬼。”我沮丧。小妹赶紧打气：“前一段表现基本不错，不要松劲，这样下去总有嫁出去的一天。”

我家的小麦终于先熟了。作大麦的除了有几分凄凉，更多的是踏实。在单位近处租间小屋，播上一把乱草，挂上两只大毛笔、一只丑娃娃，摆上几颗小石头，也安心地过起了老姑娘的日子。到了这个年纪，自己对自己说，结婚不结婚都无所谓了。

对自己无所谓的日子，对别人却不尽然，熟人见了面，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还不结婚？”我无言以对。相好的女友干脆将我拉进墙角，以更年期妇女的口气问：“是不是有病？现在这年月没有治不好的毛病，石女可以动手术，没有孩子是时髦。”领导也表示：“我们绝不干涉你的私生活。”我自己就有“金屋藏汉”的感觉。将大家一忽拉带进小屋，仿佛是无意识地向人们展现我窄巴巴的钢丝床，似有似无地开玩笑：“我这个小屋绝对没有异性，标准的闺房。”

这一折腾，介绍对象的就来了，劝说女大当嫁的来了。不愿意吧，介绍人说：“不要挑了，差不多就行了，咱自己也老大不小的了。”潜台词是，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我就心虚，赶忙解释，我根本不是挑，我根本就没有条件。

我确实是没得条件，既不要身高、体重，又不讲金钱、文凭。到底要什么，自己也不知道，这正是我的难处。午夜梦回，坐在台灯下说服自己：“我要的就是个缘分。”“你不与男人见面，怎知有缘无缘？”“有缘总有碰头的那一日……”自己也说服不了自己。朋友们再不管我。

我的小妹也准备结婚了。这次，连我那整日威严地不肯对女儿们微笑一下的老父亲也急了，亲自找我谈话：“结婚吗？就是在一起过日子，又不是选衣服，不要挑三捡四的。只要人家对你好就行了。人家见面总问我，你二女儿怎么还不结婚，叫我的脸都没处搁。”可结婚总得有男人，这总不是折根树枝、掐朵花，狗儿、猫儿的事吧。

大妹开了怀。挺着难看的大肚子，骄傲地像个彩色的小母鸡，在婆、娘两家整日地窜，抓住我就宣扬婚姻的种种妙处。小妹也是左一件新衣，右一件新裤地穿戴。星期天归家，人家是成双入对，嘻嘻哈哈，看见我这个孤鬼就是别扭，无形间我成了全家的老大难问题。仿佛女人不嫁人就是家庭的阴影。我不嫁人，我也不当阴影，我干脆不回家。

老父亲就急了。他不相信，他二十八九岁令他头痛的二女儿星期天不回家会没有男人陪伴？于是隔三差五地派大姐去抽查一下，结果当然很失望，不仅没有他的二女婿，甚至连二女婿的味道都没有。

那个星期六，姐妹们都给我打电话，齐说想我，大姐亲自接我回家，邻居大娘见了就问：“将你妹子领回来了？”好像我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家里也是热火朝天，连我那个念书住校的小弟见我眼里也闪烁着光芒，难道我不是他的二姐，而是一颗星。

开饭前，贵客驾到，全家喜气洋洋，只将我蒙在大鼓内。梳着寸头的男孩正是我屡次拒绝的小子，人确实不坏，可我就是不爱。他写了一手好字，而我的老父亲正夜以继日地赶练王羲之，妄想练出个一鸣惊人来。对这样的男孩，我父自然深爱，何况他以为，他的二女儿已到了嫁不出去的紧急状态。未婚的小子，在我父看来，自然个个均好。

大姐说：“你过去说人家没文凭，人家现在买了两个文凭，一张美院的，一张文科的，这总可以了吧。”笑话。我根本不记得说过此话。

我不同意。

大姐说：“你不同意，你得有个说道，也好让人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算作个好事哩。”逼急了，我就胡说八道：“叫他再重上 10 公斤，高上 10 公分，再将那种猴子感觉换换。”男孩还挺幽默，对答：“10 公斤好办，咱腰里别个铅块；至于 10 公分，我在二梁上吊它个半年，不死也许就能吊出个 10 公分出来；猴子的感觉咱可换成小公鸡的感觉，不知二小姐是否满意。”我哈哈大笑。

小妹就结了婚。父母叹着气，也认了二女儿嫁不出去的事实，人们也不再关心这个大女人不嫁男人的故事。

早晨出门，望望新鲜的太阳，潇洒地认为没有嫁上男人却嫁了一个新晴的天。

看来，我是注定嫁不出去了。